

# 澎湖馬公港與金門所發現的肥前瓷器<sup>1</sup>

盧泰康\* 野上建紀\*\*

## 摘要

本文主要係針對十七世紀後半明鄭根據地所屬海域，即位於台灣海峽及周邊地區澎湖群島、金門島所發現的日本肥前青花瓷器進行討論，分析其年代並比對東亞各地出土之同類遺物；同時藉由明鄭時期文獻紀錄，探究明鄭貿易集團在澎湖群島，以及金門、廈門沿海地區所從事的日本肥前瓷器轉口貿易。最後透過東亞、東南亞相關出土資料，特別是台灣海峽為中心及其周邊海域所發現的肥前瓷器，以及相關歷史文獻，將十七世紀中期至十八世紀中期劃分為五個時期，探討南中國海周邊地區日本肥前陶瓷貿易航路的變遷。

## 關鍵詞：

肥前陶瓷、青花瓷、明末清初、明鄭時期、澎湖、金門

\* 盧泰康為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助理教授

\*\* 野上建紀為日本九州有田町歷史民俗資料館文化財調查員

<sup>1</sup> 本稿執筆之分工：「壹、澎湖馬公港所見的肥前瓷器」、「貳、明鄭時代的澎湖群島及其陶瓷轉口貿易」、「參、金門與廈門的肥前陶瓷貿易」由盧泰康執筆；「前言」與「肆、南中國海周邊的肥前陶瓷貿易航路」由野上建紀執筆；「伍、結語」為二人合著。2008年2月中文部份由野上建紀翻譯並編輯為日文稿本，同年3月經屢次討論修改後完稿，並以日文刊登於日本《金澤大學考古學紀要》2009年第30期。現由盧泰康翻譯日文部份並編輯為中文稿本刊出。

## Hizen Ware Found in Ma-gung Harbor, Pescadores (Peng-hu Archipelago) and Kinmen

Lu, Tai-kang\* Takenori Nogami\*\*

###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Japanese Hizen wares found in Ma-gung Harbor, Pescadores (Peng-hu archipelago) and Kinmen. These wares could be dated back 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7<sup>th</sup> century and related to the multilateral trade of Ming-Cheng regime which resist the invasion of Manchurian. Moreover,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he authors could assert that the Cheng's family trade groups engaged in ceramic transit trade around coast of mainland China especially in Peng-hu, Amoy and Kinmen. Finally, The authors integrate the Hizen wares found in Taiwan strait and surrounding areas with historical documents into a chronology of five phases (from middle of the 17<sup>th</sup> century to middle of the 18<sup>th</sup> century), and consider the changes of the trade routes of Japanese Hizen wares.

### Keywords:

Hizen wares,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Pescadores (Peng-hu archipelago), Kinmen.

---

\* Lu, Tai-k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aiwan

\*\* Nogami Takenori, Researcher, Arita Museum of History, Japan

## 前言

西元十七世紀初期，日本開始了最早的瓷器燒製。其生產之初，某種程度上補充了日本國內輸入中國瓷器的不足。約1630年代，九州佐賀縣的有田與長崎縣的波佐見，在具備豐富原料的背景下，開始了專業化的瓷器生產（圖1）。而後在十七世紀中期左右，開始向海外地區輸出；到了十七世紀後半，開啟了大規模輸出的時代。此一肥前陶瓷大量輸出的時代背景是明、清兩代政權交替時期，伴隨而來的是中國國內局勢的混亂，即當時清朝實施的海禁政策。

然而，在肥前瓷器輸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海商，是持續抵抗清朝的明代遺臣鄭成功所屬的集團。本文主要目的在於介紹鄭氏根據地所屬海域，即位於臺灣海峽及周邊地區澎湖群島、金門島所發現的十七世紀後半日本肥前青花瓷器。然後探討臺灣海峽周邊地區陶瓷貿易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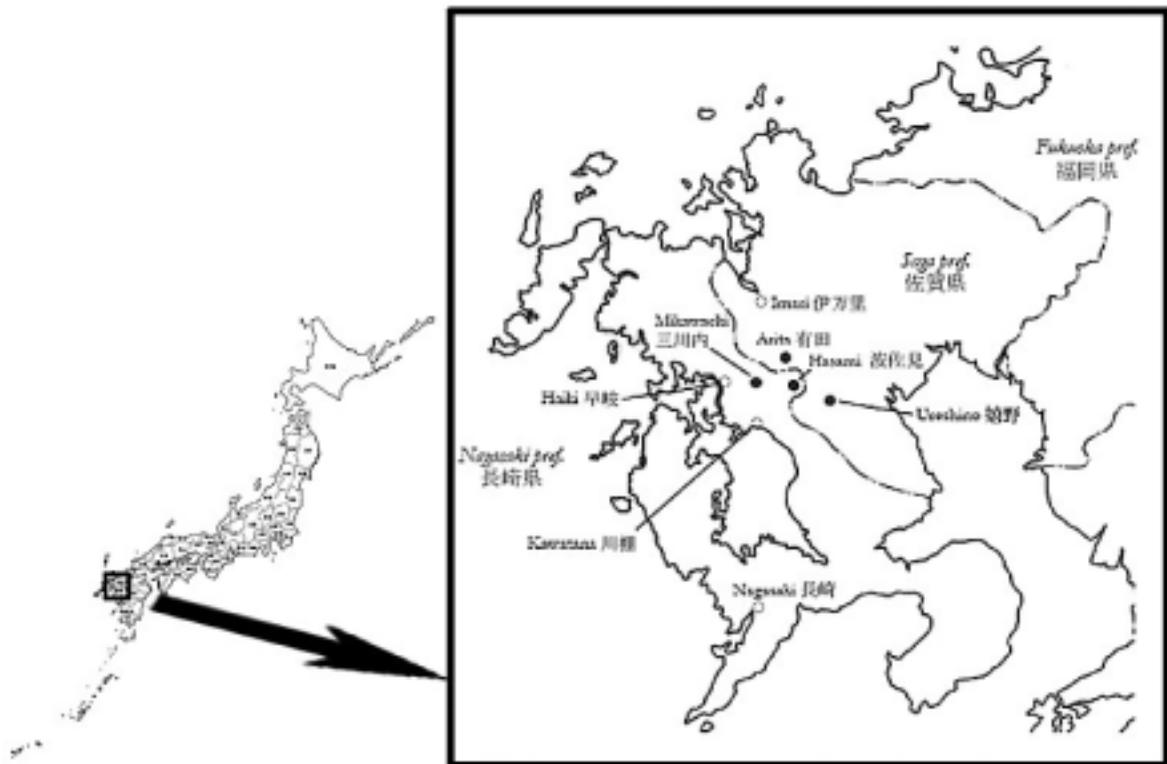


圖1 日本九州肥前地圖（作者提供）



圖2 澎湖群島、金門島位置圖（作者提供）

## 壹、澎湖馬公港所見肥前瓷器

澎湖群島地處臺灣海峽東南方，東臨福建，西面臺灣，自古即為東亞沿海航線之要衝。馬公港位於澎湖內海，澎湖本島西側的馬公灣內（圖2）。2005年4月中旬，馬公港進行水下淤泥浚深工程，港道清理浚深後所撈起的海底堆積物中，發現大量宋元至近代陶瓷遺物，其中屬十七世紀後半者，可見數件肥前青花瓷，以下分述：

### 一、克拉克風格 (Kraak Porcelain) 青花盤 (標本編號MGG0150)

復原後圈足徑7公分，器形特徵為透明釉色灰青，器壁斜弧，圈足淺細，盤心畫花草紋，盤內器壁有放射狀區隔紋飾的開光紋 (圖3)。燒製年代約為1650至1670年代，同類實例可見於日本九州有田地區外尾山窯或嬉野吉田窯等外山窯場產品 (圖4、圖5、圖6、圖7)。海外消費地遺址所見青花盤實例，可見於印尼巴沙依勘 (Pasar Ikan) 遺址 (圖8)<sup>2</sup> 菲律賓馬尼拉市因特拉摩洛斯 (Intramuros) 城出土遺物 (圖9)<sup>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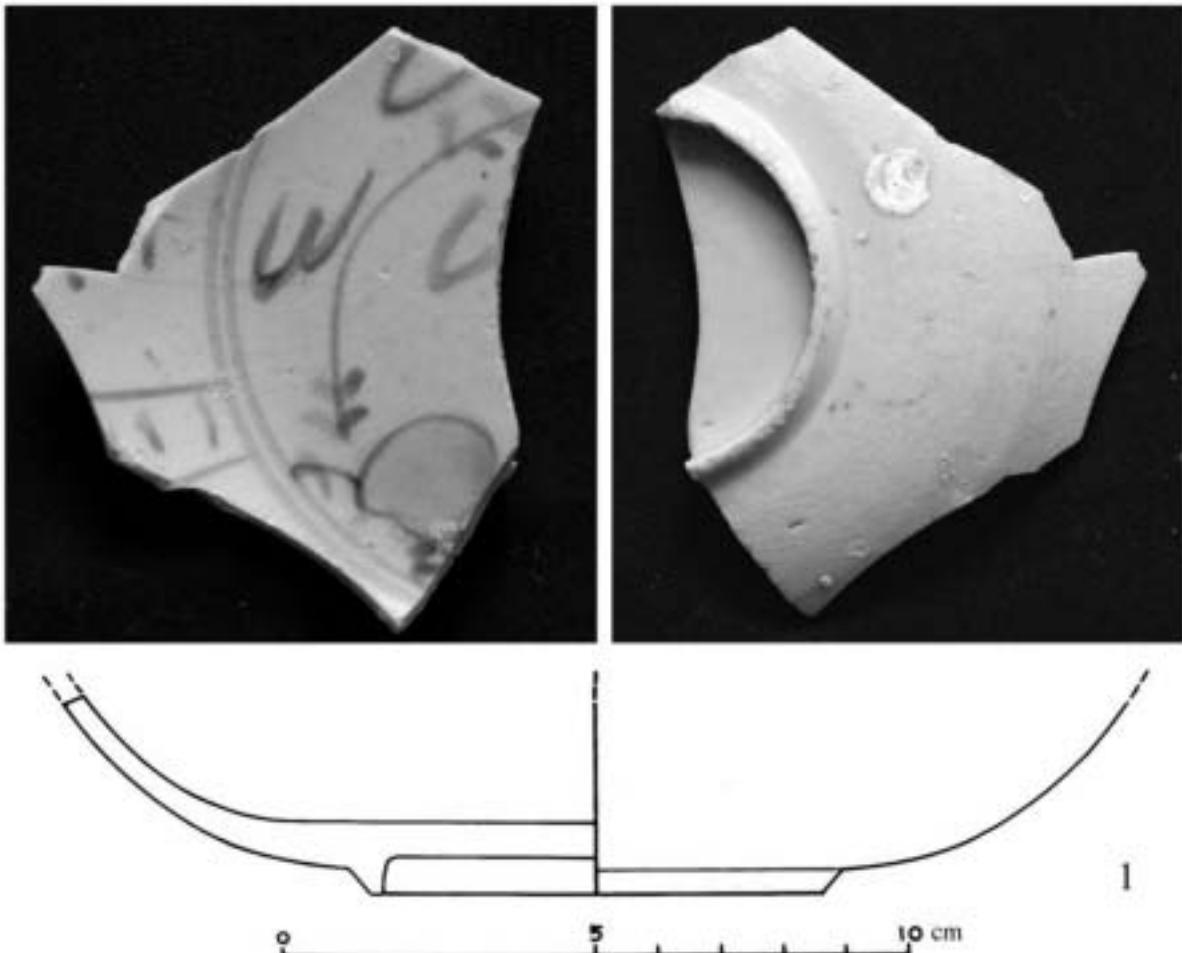


圖3 澎湖馬公港發現肥前克拉克風格青花盤 (作者提供)

<sup>2</sup> 大橋康二，《「海を渡つた肥前のやきもの」展》，佐賀縣：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1990，頁97。

<sup>3</sup> 野上建紀，《ガレオン貿易と肥前磁器 - マニラ周辺海域に展開した唐船の活動とともに》，《上智アジア學》，第23號，2005，頁244、fig. 12、fig.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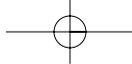


圖4 外尾山窯址出土克拉克青花盤（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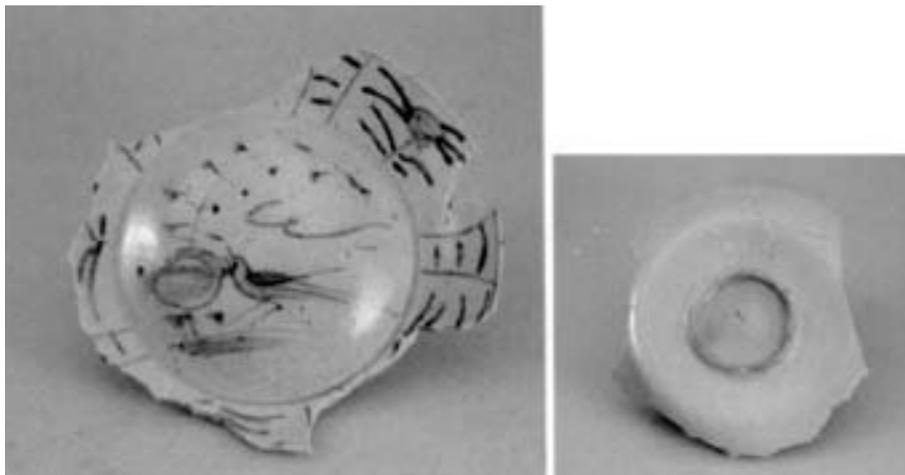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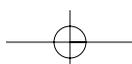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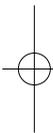


圖5 吉田2號窯址出土克拉克青花盤（佐賀縣立九州陶瓷文化館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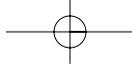


圖6 廣瀨向窯址出土克拉克青花盤（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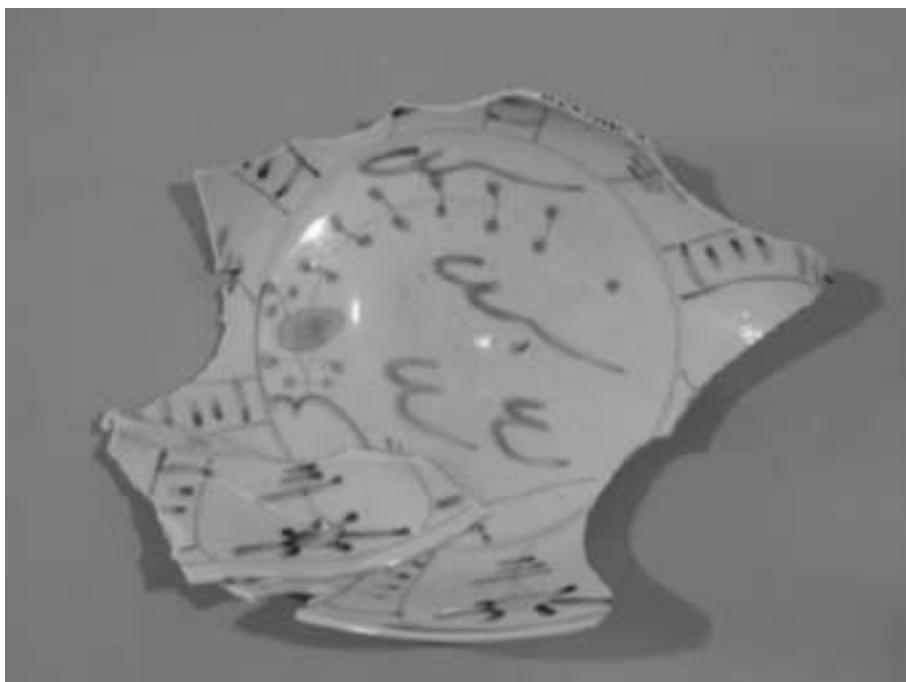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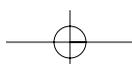


圖7 多多良之元窯址出土克拉克青花盤（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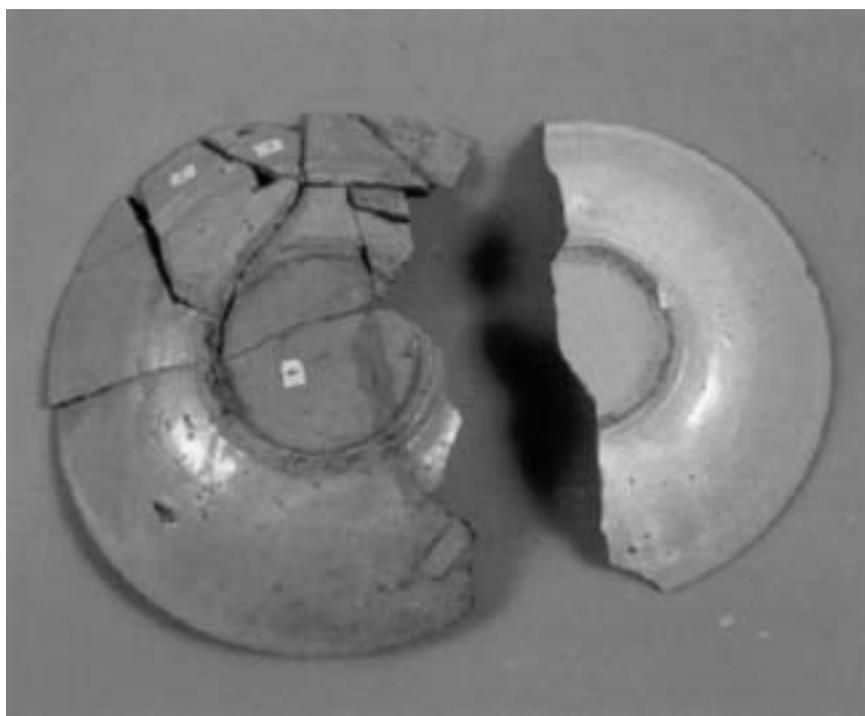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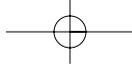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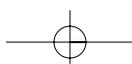


圖8 Pasar Ikan遺址出土克拉克青花盤（佐賀縣立九州陶瓷文化館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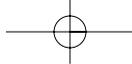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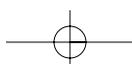


圖9 Intramoros 出土克拉克青花盤 ( Courtesy: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



## 二、簡筆波濤雲龍紋青花碗（標本編號MGG0505）

復原後圈徑5.6公分。器形特徵為弧壁，圈足細直。青花發色灰藍。外壁有簡筆雲龍紋尾部（圖10）。碗心完整，可見簡筆波濤紋（日本稱之為「荒磯紋」）。燒製年代約為1660-1680年代，應為波佐見窯或有田其它地區所燒製（圖11）。類似青花碗曾發現於臺灣臺南社內遺址（圖12）；<sup>4</sup> 同類海外出土遺物見於越南中部會安（Hoi An）遺址、<sup>5</sup> 泰國大城府（Ayutthaya）Chao Phraya河打撈遺物等（圖13）。<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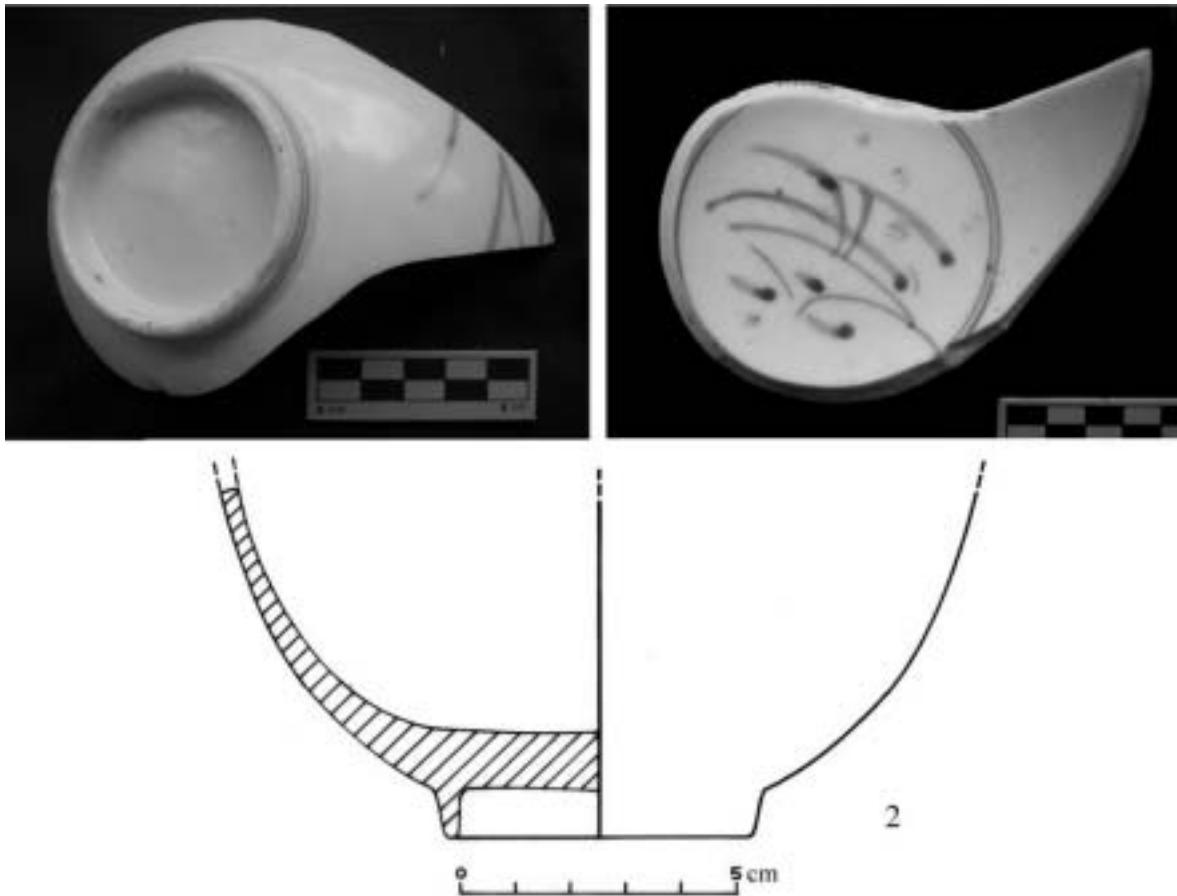


圖10 澎湖馬公港發現肥前簡筆波濤雲龍紋青花碗（作者提供）

4 野上建紀、李匡悌、盧泰康、洪曉純， 台南出土の肥前磁器 - 17世紀における海上交易に関する考察 - ，《金大考古》，No. 48，2005，頁6-10。

5 菊池誠一編，《ベトナム日本町ホイアンの考古學調査》，昭和女子大學國際文化研究紀要，Vol. 4，1997，頁43、圖23。

6 大橋康二， 東南アジアに輸出された肥前陶磁 ，《海を渡つた肥前のやきもの》展》，頁158-160、圖362-3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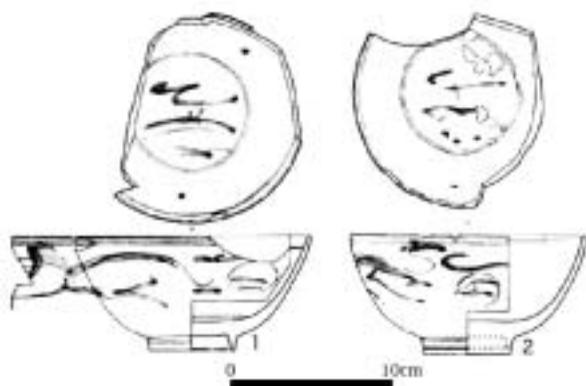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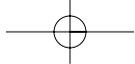


圖11 永尾高麗窯址出土簡筆波濤雲龍紋青花碗（波佐見町教育委員會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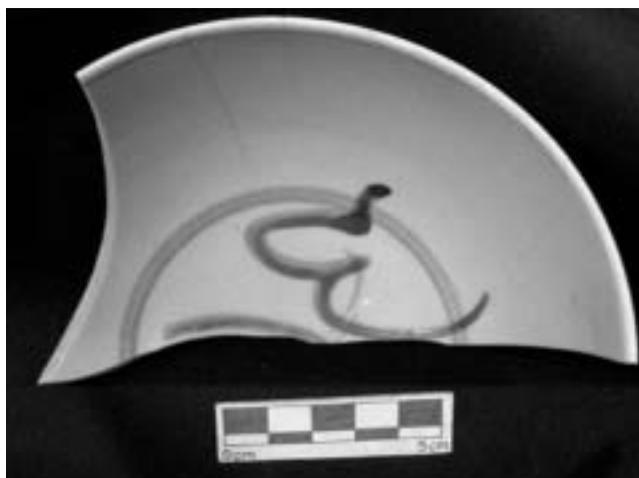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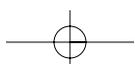


圖12 臺灣臺南社內遺址出土簡筆波濤雲龍紋青花碗  
（感謝中央研究院李匡悌教授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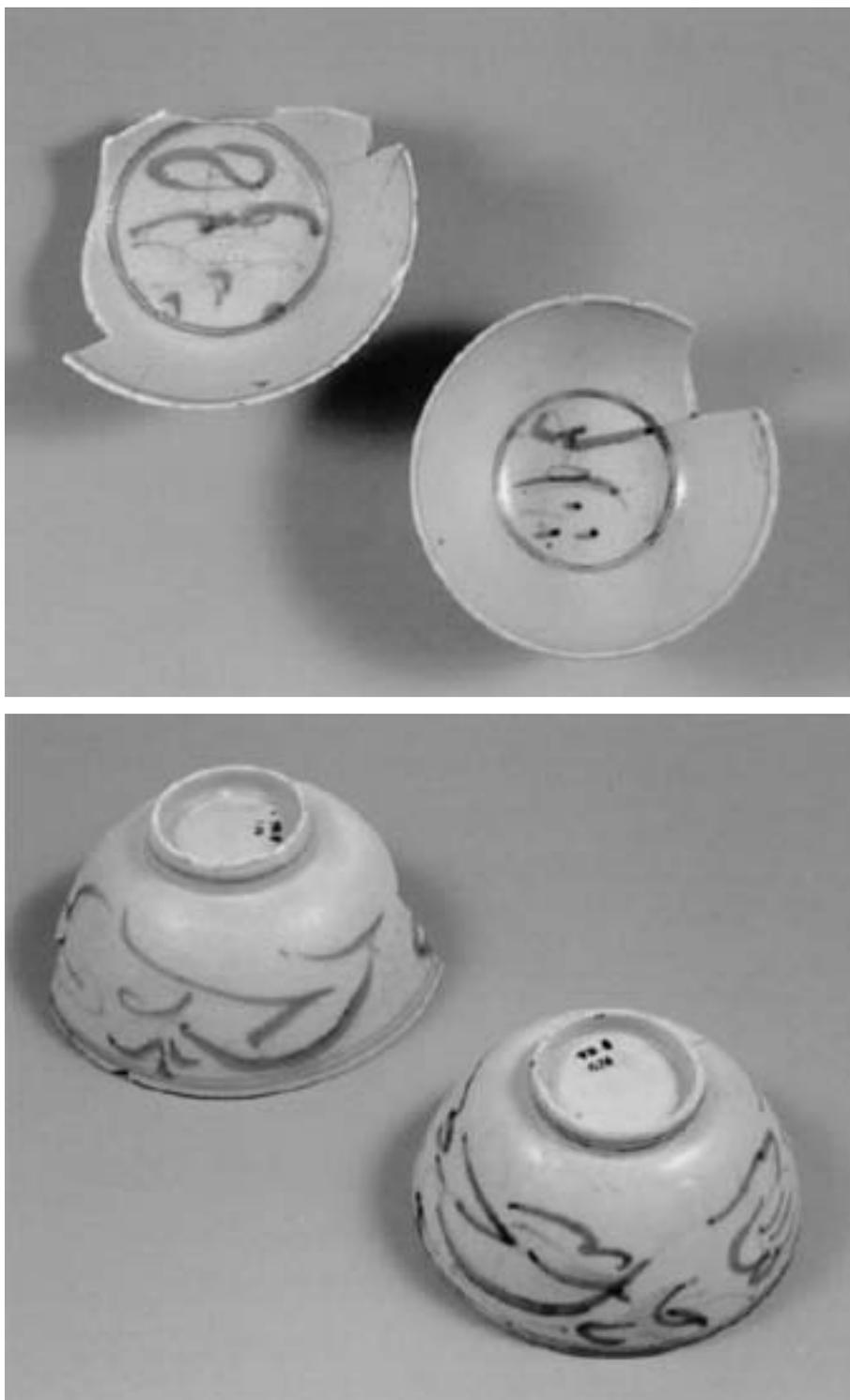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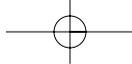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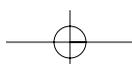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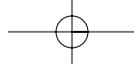


圖13 Chao Phraya 河打撈簡筆波濤雲龍紋青花碗（佐賀縣立九州陶瓷文化館 1990）





### 三、青花花草紋碗與杯（標本編號MGG151、MGG502）

特徵為直口、弧壁，外壁或器心可見花草紋（圖14、圖15），其胎、釉與青料發色特徵顯示應非中國陶瓷，而依照本文作者野上建紀長期從事肥前窯址發掘與研究之經驗，可判定其為1650-1670年代有田地區所燒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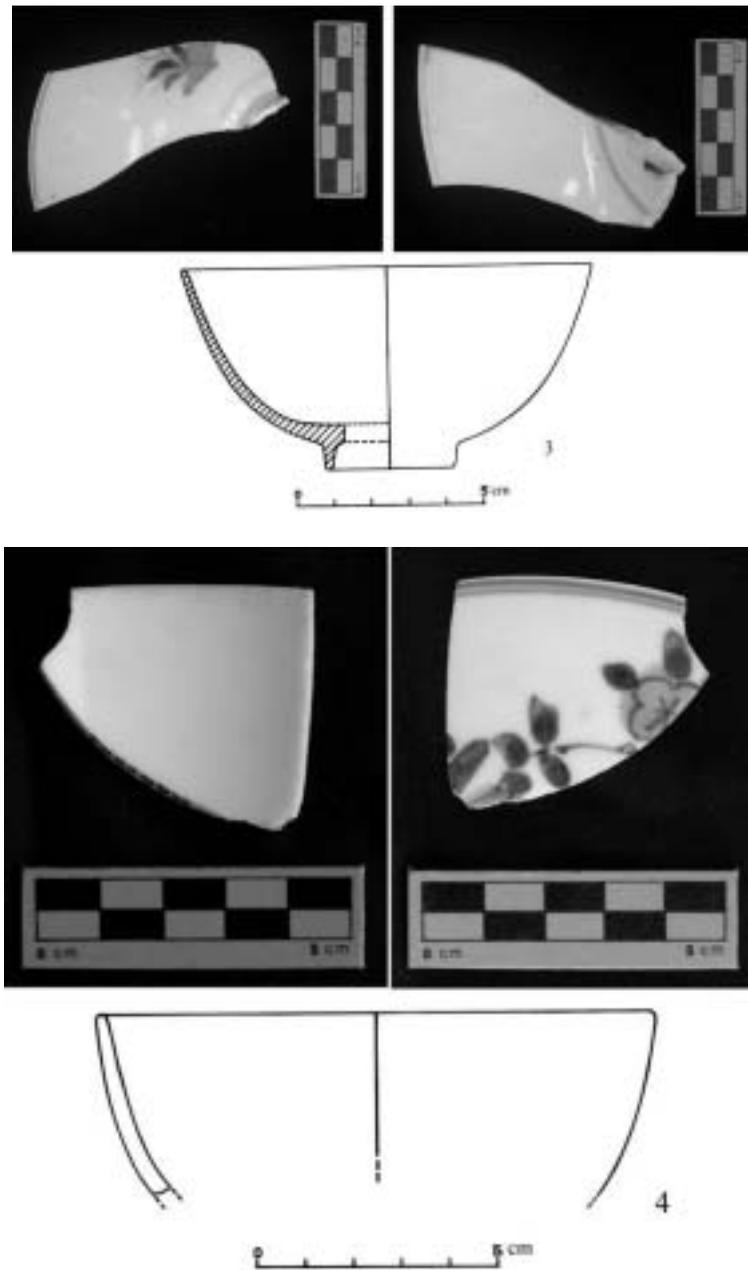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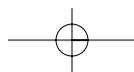


圖14、15 澎湖馬公港發現肥前花草紋青花碗（作者提供）



## 貳、明鄭時期的澎湖群島及其陶瓷轉口貿易

1662年鄭成功驅逐在臺灣的荷蘭人，並以臺灣做為對抗清朝的主要基地。十七世紀中期以後，由於清朝政府在中國沿海實施海禁與遷界政策，意圖斷絕鄭氏經濟來源，對沿海貿易造極大影響。儘管如此，臺灣鄭氏仍積極從事海外貿易：

別遣商船前往各港，多價購船料，載到臺灣，興造洋船，烏船，裝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製造銅煩、倭刀、盔甲，並鑄永曆錢，下販暹羅、交趾、東京各處以富國，從此臺灣日盛，田疇市肆不讓內地。<sup>7</sup>

明鄭對外貿易的各類貨物中，陶瓷亦為重要貿易項目，透過對臺灣出土外來陶瓷及相關史料研究可知，臺灣明鄭在此一時期，不僅從事中國沿海陶瓷走私貿易，同時也經營非中國陶瓷（以日本肥前瓷器為主）的轉口貿易。<sup>8</sup> 澎湖位於臺灣海峽東南，海上航運交通與軍事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永曆十八年（1664）三月，鄭成功之子鄭經，全面放棄沿海各島，退守臺灣，途經澎湖時，便與將領忠振伯洪旭踏勘澎湖諸島：

（洪）旭曰：澎湖乃臺灣門戶，上至浙江、遼東、日本，下通廣東、交趾、暹羅必由之路，當設重鎮，不可苟且。倘被占踞，則臺灣難以措手足。鄭經是之，就媽祖宮（作者按：今日馬公）設立營壘，左右峙中置煙墩、砲臺……。<sup>9</sup>

此外，明鄭時期所繪「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中，於澎湖馬公灣內註記：「天妃宮前好拋船」一語。<sup>10</sup> 也反映出澎湖馬公灣，對於當時明鄭船隻海上航運中的重要性。

明鄭時期史料所載澎湖狀況，大多為軍事防務與海戰記錄，有關貿易狀況幾乎未見，而馬公港出水陶瓷遺物中，屬於明鄭時期或十七世紀後半陶瓷數量頗大，實反映出澎湖馬公港附近海域，在當時海上商貿往來的具體狀況。就遺物類型而言，除了日本肥前青花瓷外，馬公港出水十七世紀後半陶瓷中還包含不少福建產品，甚至是江西景德鎮窯貿易瓷。這些遺物少見於澎湖陸上遺跡，卻與臺灣本島出土者相同，同時亦可見於海外地區，顯示出澎湖馬公港在明鄭政權海上貿易網絡中，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

7（清）江日昇，《臺灣外記》，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頁237。

8 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 - 透過陶瓷探索明末清初的臺灣》，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2006，頁212-246。

9（清）江日昇，《臺灣外記》，頁231。

10 陳漢光、賴永祥，《北臺古輿圖集》，臺北：臺北市文獻會，1957，頁5。

以澎湖馬公港所見肥前青花瓷為例，年代皆屬1650-1680年代之物，其中克拉克風格青花盤、簡筆波濤雲龍紋青花碗，可在臺灣臺南新市社內遺址發現類似遺物。其它臺灣南部發現肥前瓷器之遺址，尚包括了臺南安平熱蘭遮城遺址、臺南市區明鄭墓葬，以及高雄鳳山舊城遺址。不僅如此，與澎湖馬公港所見相同之肥前青花瓷，亦可見於印尼、菲律賓、越南、暹羅等東南亞地區。

由此可知，澎湖馬公港海域亦為明鄭肥前陶瓷貿易航運所經之地。由於澎湖位於台灣海峽航運要衝，每年依靠季風來往於臺灣、日本、東南亞等地的明鄭貿易船，可能出於天候狀況、貨品轉載、船隻補給等原因，暫泊於澎湖馬公灣，然後繼續發航前往目的地。是故可證，澎湖亦應為明鄭海上貿易網絡中的重要環節。

## 參、金門與廈門的肥前陶瓷貿易

金門島，舊名浯洲（浯嶼），地處福建東南方之九龍江口的廈門灣內，北面緊鄰廈門島，所處位置險要，內障漳州、廈門，外制臺灣、澎湖。過去有關金門出土陶瓷的相關資料不多，近年則見於金門地方文史工作者林金榮先生，悉心採集之當地陶瓷資料。林氏所採集各類陶瓷文物中，有日本有田燒製之克拉克風格青花瓷（圖16）。<sup>11</sup> 類似標本可見於台灣南部社內遺址、印尼、菲律賓馬尼拉（圖17），甚至是中美洲墨西哥等地。<sup>12</sup> 此一首次發現之標本，誠可視為1650-1663年，以及1666-1680年間，鄭成功家族積極活動於金門、廈門地區，從事肥前陶瓷轉口貿易之重要實物證據。

1646年，國姓爺鄭成功於在金門的烈嶼舉兵抗清。自此之後，金、廈二島成為鄭成功反清復明的重要基地。其中廈門（思明州）是軍事與貿易活動中樞，而更接近外洋的金門，不僅是鄭氏貿易洋船發航日本、東南亞各港的重要航線起點，且當時掌管鄭氏財政、經理的戶官鄭泰亦駐留於金門。

鄭成功接收其父鄭芝龍所擁有海外貿易實力，以資助大規模武裝抗清活動。其所屬商船對日貿易項目中，則明確可見從事日本陶瓷的轉口貿易，例如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紀錄中便記載：

1658年11月5日至8日間，七艘中國戎克船從長崎發航，「載運大量各種類型粗質日本瓷器」回航廈門。11月18日兩艘中國戎克船載運生銅條與瓷器返航。而在11月28日，則還有六艘「大部份裝載粗質瓷器與狐、獾皮毛」。<sup>13</sup>

11 林金榮，《金門地區使用的陶瓷器文化探源》，金門：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06，頁64，圖4-6。

12 野上建紀、Eladio Terreros、George Kuwayama、Jose Alvaro Barrera、Alicia Islas Dominguez、田中和彥，太平洋を渡つた陶磁器 - メキシコ発見肥前磁器を中心に，《水中考古學研究》，第2號，2006，頁88-105。

13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Holland: E. J. Brill, 1971.) p. 128；山脇梯次郎，貿易篇—唐蘭船の伊万里燒輸出，《有田町史》，商業編1，1988，頁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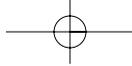


圖16  
金門島採集青花瓷器  
(引自林金榮2006)  
(上側紅框內為肥前克拉克青花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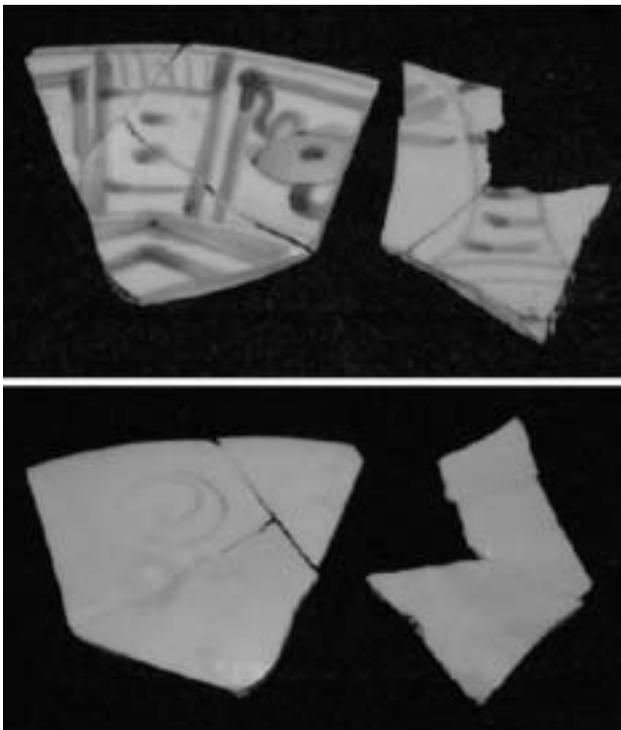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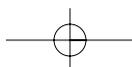


圖17  
Intramoros 城出土克拉克青花盤  
(Courtesy: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根據上述中國船隻發船回航的時間，配合1658年1月6日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所載相關資料可知，這些船大多來自鄭成功的故鄉 - 安海，雖然也有部份來自東南亞其它港口，但均屬於大商人國姓爺及其同夥所有。<sup>14</sup>

對於上述日本陶瓷首次大量輸出中國沿海的現象，荷蘭學者T. Volker提出了以下的看法：

首次大量粗質日本瓷器被出口至中國沿海最大的中國粗瓷出口中心之一——廈門，看來非常值得注意。這或許引申出是否中國本地市場（作者按：指陶瓷貨物）短缺問題如此嚴重，以致於中國人必須進口日本瓷器。儘管理論上可能，但不太可能發生，因為中國人自己仍然出口粗質瓷器。其可能性應為日本瓷器被這個船運中心（作者按：廈門）的中國商人銷售海外之用，而非中國本地使用。<sup>15</sup>

廈門鄭氏船商經營日本瓷器的貿易策略，可能正如T. Volker所言。事實上，在同年1658年底的12月14日，印尼巴達維亞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紀錄中，就出現了兩艘來自廈門的中國戎克船，裝載日本銅條、粗瓷等貨物抵達該港，同時還帶來了一封國姓爺給公司的信。<sup>16</sup>而船貨中所謂的「粗瓷」，或許就是鄭氏用於東南亞轉口貿易的日本肥前瓷器。

此外，屬於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賓馬尼拉，可能亦為鄭氏海商經營肥前瓷器貿易的對象。1662年以前，鄭成功尚未攻佔台灣，而安海、廈門已是鄭氏貿易的主要中心，故此，一條被稱為「長崎 - 廈門、安海 - 馬尼拉」的早期肥前陶瓷貿易路線，亦有可能出現在這個時期。<sup>17</sup>

1660年代初，鄭氏船商在金、廈二島所經營的肥前陶瓷轉口貿易，開始發生重大變化。首先是1662年5月鄭成功驟逝於台灣；1663年以後，在清朝大軍與荷蘭艦隊圍攻下，金門、廈門淪陷，沿海戰局一片告急。到了1664年初，鄭成功的繼任者鄭經撤離銅山（東山島），率軍退往台灣，明鄭沿海領地盡失，海上貿易一時受挫。

1666年9月，鄭氏在金、廈二島的貿易活動在沉寂數年後，出現了再度恢復之勢。首先是鄭經為了突破清朝對台灣的貿易封鎖，派遣部將江勝率水師暗中進駐廈門，私賄內地邊將，進行沿海秘密貿易：

勝踞廈門，斬茅為市；禁止擄掠，平價交易，凡沿海內地窮民，乘夜竊負物

14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頁491。

15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p. 128.

16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511。

17 野上建紀，「ガレオン貿易と肥前磁器 - マニラ周辺に海域展開した唐船の活動とともに - 」，頁249-250。

入界，雖兒童無欺，自是，內外相安，邊疆無釁，其達濠貨物，聚而流通臺灣，因此而物價平，洋販愈興。<sup>18</sup>

到了1674年（永曆二十八年，康熙十三年），鄭經從台灣渡海西征，正式收復金門、廈門二島。鄭經坐鎮廈門期間，「訓練士卒，修整舟師，又差兵都事李德，駕船往日本，鑄永曆錢，並銅煩、倭刀器械，以資兵用。」<sup>19</sup> 廈門再度成為了貿易興盛之地，根據《閩海紀要》所載當時廈門的狀況為：

先是廈門為諸洋利藪，癸卯（1663）破之，番船不至。至是，英圭黎及萬丹、暹邏、安南諸國貢物於經，求互市，許之；島上人烟，輻輳如前。<sup>20</sup>

英國東印度公司繼而在廈門設立商館，1677年英國船Bantam Pink號便從廈門載運了一些粗瓷至印尼萬丹。<sup>21</sup> 所謂「粗瓷」，有很大可能性是指來自明鄭走私出口之福建粗質陶瓷，但也有可能包含日本的肥前粗質青花瓷。

鄭氏在廈門轉口的日本瓷器，除了由其所屬商船運往東南亞販售外，可能也透過了英國東印度公司輸出至印度馬德拉斯，甚至是歐洲的英國倫敦。<sup>22</sup> 例如1681年8月12日，倫敦的公司主管致信廈門商館：「以2000元（dollars）的好價格購買日本屏幃、中國瓷器（chinaware）與其它罕見的中國貨品。」<sup>23</sup>

到了1680年，鄭經在中國內陸戰事連連失利，金、廈二島淪陷，只好再度退回台灣，明鄭第二次在廈門長達十餘年之久的貿易活動，亦告終止。

## 肆、南中國海周邊的肥前陶瓷貿易航路

由於東南亞、東亞各地的調查發掘進一步增加，肥前陶瓷出土實例亦相對增加，因此貿易的實際狀況逐漸明確。

18（清）江日昇，《臺灣外記》，頁239。

19 引同上註，頁267。

20（清）夏琳，《閩海紀要》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頁48。

21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pp. 214-215.

22 坂井隆，肥前磁器（伊萬里）の發展と17世紀後半のアジア陶磁貿易出土資料，《田野考古》，九卷一、二期，2004，頁13；坂井隆，台灣のイマリ - 十七世紀後半の交易處點，《陶說》，第533號，1997，頁33。

23 Chang Hsiu-Jung, Anthony Farrington, Huang Fu-San, Ts'ao Yung-Ho, Wu Mi-Tsa, Cheng His-fu, Ang Ka-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Taiwa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5.) p. 446；所謂「中國瓷器」，坂井隆先生指出其應為代替景德鎮窯器之日本肥前仿製品，而英人眼中的chinaware一詞，並無中、日製品差異，筆者亦認同意此一看法，因英國商人在意瓷貨品質，而非其產地來源，見引同上註。

本節以南中國海周邊地區，特別是台灣海峽為中心及其周邊海域所發現的肥前瓷器，來考察其交易路線，可從1640年代至十八世紀前半，劃分為五期來觀察（圖18），以下分述：



圖18 東亞、東南亞出土肥前瓷器分佈圖（作者提供）

## 第一期 1640年代後半－1650年代前半

屬於肥前瓷器開始輸出的時期，年代確定的肥前瓷器尚無法被確認於台灣海峽周邊地區，而離台灣海峽最近的一個瓷器市場－馬尼拉，亦無確認之例。

另一方面，就文獻史料所見，荷蘭船隻在1650年代對臺灣的大員商館運送了醫療用的藥壺與藥瓶。例如1652年10月31日由長崎發航前往大員的Koninck ven Polen號的貨單中「1265個 有大、小之分的藥壺 捆包於兩箱中 合計金額為 41.- real 116.17 florin」。<sup>24</sup>除了上述這些被記載之外，在1653年11月11日，由長崎發航經由大員前往巴達維亞的Witte Valck號運送貨單、1654年10月25日，由長崎發航經由大員前往巴達維亞的Preda號運送貨單，以及1654年10月31日由長崎發航經由大員前往巴達維亞的Kalfi號運送貨單之中，也有各種醫療用藥壺與藥瓶被紀錄下來。<sup>25</sup>故今後如在臺灣發現這些藥壺與藥瓶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 第二期 1650年代－1660年代（圖19）

從1656年海禁令公佈以來，直至1663年鄭氏一派移往臺灣根據地的時期。由於海禁令的公佈，正式開始了肥前瓷器輸出海外，而其主要輸出者即由鄭氏集團所擔任。1650年代末期，鄭氏以廈門、金門島、安海等地為根據地，從長崎載運肥前瓷器發航，經由這些貿易轉口港市，從事對馬尼拉、巴達維亞等東南亞各城市的運輸。

為此，過去曾預設了在廈門周邊地區發現上述時期肥前瓷器的可能。<sup>26</sup>而本次金門島所發現的克拉克風格青花盤，屬於該時期的可能性則是相當高的，類似內側紋飾的克拉克風格青花盤，即出土於有田地處的外尾山4號窯址。而該窯址內相同地層中所出土許多克拉克青花盤內描繪紋飾，則是與1659年沉沒於斯里蘭卡Galley灣的荷蘭船隻Avondster號所發現的克拉克青花盤相同。Avondster號在1656年航抵長崎，交易被稱之為Albarellio的藥用壺。1656年11月2日該船從長崎發航前往巴達維亞的貨單中，記載有「2136個 外科治療所用瓷壺 合計金額99.6.2 real 283.18.5 florin」，<sup>27</sup>其中有一部份可能即其所交易的Albarellio，而克拉克青花盤則有可能與Albarellio相同，是該船抵達長崎後所獲得的。

另一方面，金門島所發現的肥前窯克拉克瓷青花盤以及相同內側紋飾的產品，同樣在馬尼拉出土，被推定為同一個時期的製品。這個時期輸入馬尼拉的肥前瓷器，被推測主要

24 櫻庭美咲，「オランダ東インド會社日本商館文書における肥前磁器貿易史料—1650—1670年代の醫療製品取引に関する史料研究の再考—」，《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研究紀要》，第16號，2006，頁38。

25 引同上註，頁38-40。

26 野上建紀、李匡悌、盧泰康、洪曉純，「台南出土の肥前磁器 - 17世紀における海上交易に関する考察 - 」，頁6-10。

27 引同註23，頁41。

是經由金門島、廈門來的。換句話說，其所營運路線即為「長崎 - 金門島、廈門、安海 - 馬尼拉」的航路。

從澎湖島馬公港出土的粗製的克拉克青花盤，為第2期或第3期早期階段之物。相同種類的克拉克青花盤，大量被確認於東南亞城市中的巴達維亞與馬尼拉，特別是在馬尼拉，是數量最多被確認出來的一種肥前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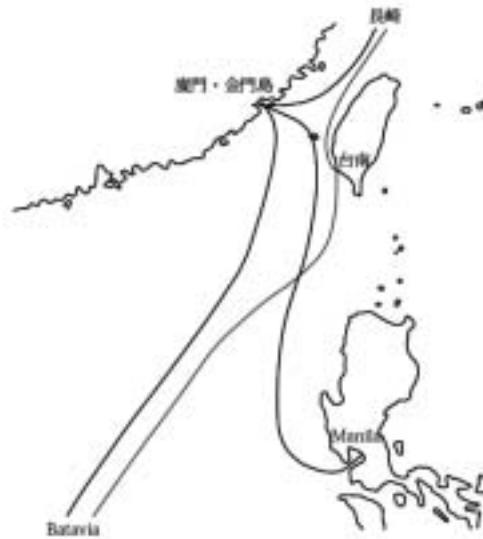


圖19  
肥前瓷器主要交易路線  
(1650-1660年代)  
(作者提供)

### 第三期 1660年代 - 1680年代 (圖20)

始於鄭氏集團驅逐臺灣的荷蘭勢力並以該處為根據地，直至1683年降清為止。在此期間，鄭經於1666年進駐廈門進行秘密貿易，並於1674年奪回金門、廈門二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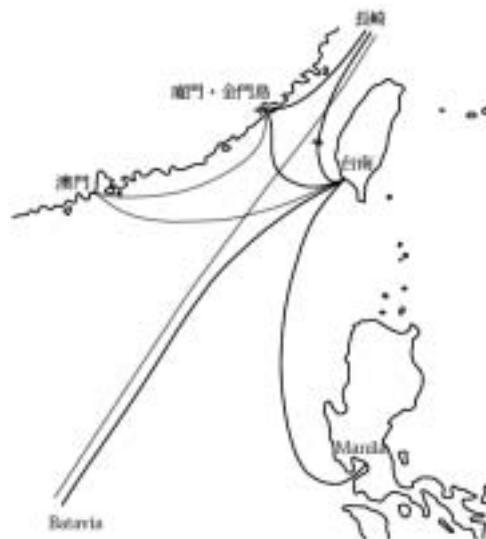


圖20  
肥前瓷器主要交易路線  
(1660-1680年代)  
(作者提供)

在澎湖群島與臺南社內遺址所發現的器內有荒磯紋（簡筆波濤紋）青花碗等器，應屬本時期之物（圖12）。而台南社內遺址所出土的克拉克青花盤亦屬本時期產品（圖22），年代相同的產品在馬尼拉發現數量甚多，馬尼拉以大帆船貿易（Galleon trade）所聯結的墨西哥亦有出土品。馬尼拉所發現的肥前瓷器，大多主要應是經由臺灣而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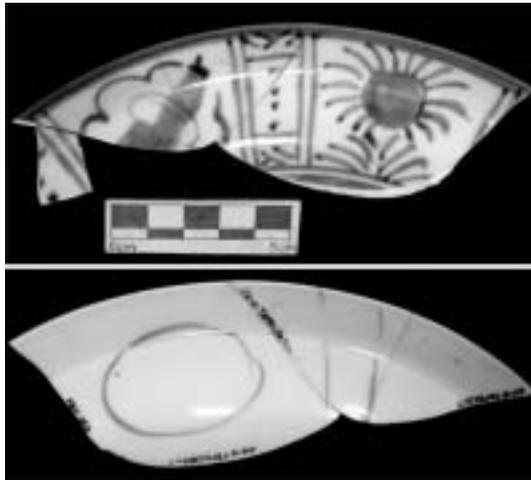


圖21 臺灣臺南社內遺址出土肥前克拉克青花盤（感謝中央研究院李匡悌教授提供）

此時期從臺灣輸往馬尼拉許多陶瓷器，亦存留於文獻紀錄中。關於1660-1680年間臺灣、馬尼拉之間具體貿易內容，方真真進行了西班牙塞維里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關稅紀錄（Testimonio a la letra de todos los registros de visitas de champanes y pataches que han venido al comercio de estas islas desde el año de 1657 hasta el de 1684, que llegó a gobernar estas islas el señor Almirante de galeones, D. Gabriel de Curuzelaegui y Arriola, cauallero del orden de Santiago. Quaderno 2, que llama al tercero）的考察，並發表其研究成果。<sup>28</sup> 該紀錄為1657年至1684年間有關菲律賓群島的貿易，而方真真分析了其中有關臺灣的部份。以下即為引用該論文的内容。從臺灣的大員（現今之臺南安平）至馬尼拉的商船紀錄初見於1664年。而直到1684年為止的二十年間有51艘船從臺灣航抵馬尼拉，其主要目的為商業貿易。看來其不僅有中國（福建）-臺灣-馬尼拉航線，也從事了日本（長崎）-臺灣-馬尼拉三角貿易。由於清朝禁海令之下，臺灣不僅進行肥前瓷器貿易，同時也被認為應在大帆船貿易（Galleon trade）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馬尼拉輸入的商品內容深具殊趣，其中包含了多數日本商品，特別是銅、鐵等金屬，日本是其主要產地。尚且可見許多陶瓷相關紀錄，例如1681年1月8日輸入馬尼拉商品之

28 方真真，明鄭時代台灣與菲律賓的貿易關係——以馬尼拉海關紀錄為中心，《台灣文獻》，第54卷第3期，2003年，頁59-105。

中，包含精緻大皿（盤子）160捆（每捆30個）、小碗75捆（每捆100個）。<sup>29</sup> 其他像是以下記錄內容，可知日本製盤類也有被運至馬尼拉。<sup>30</sup>

1665年4月18日 茶壺

1666年4月2日 日本製大皿（盤子）

1668年4月5日 大皿

1672年4月19日 碗

1682年4月15日 大碗20捆

1683年4月11日 精緻的大皿60捆（每捆30個）

1684年1月31日 碗10桶（每桶50個）

1684年3月4日 盛湯用100捆（每捆20個）

此外，1671年、1683年、1684年從日本經由台灣到達馬尼拉的五艘商船，也有許多商品被記載，有「銅、綿花、釘子、生鐵、飼料、松木厚板、松木、木棍、木排、大皿、碗、鍋（後略）」等等。<sup>31</sup> 其中大皿、碗等器屬於肥前瓷器的可能性很高。由於史料只記載器物種類，具體的產品內容不明，但「日本製大皿」被推測應該就是馬尼拉出土的克拉克青花瓷盤。

再者，明鄭集團的根據地不只是台灣，亦有經由中國沿海的貿易城市流入馬尼拉的可能性。如上述1666年至1680年之間、明鄭集團再度於金門島，廈門地區從事貿易活動。此外，根據T. Volker《瓷器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一書，在1673年記載了：「在鄰近澳門的島嶼Lampaco，許多荷蘭自由公民的船隻與中國人的戎克船，在他們的保護之下碇泊，且二者皆與來自廣東的中國韃靼人交易。」<sup>32</sup> 而在澳門的大砲台（Fort Monte）遺跡出土遺物中，正發現了屬於17世紀後半的數件肥前瓷器片殘，<sup>33</sup> 故可研判澳門水域交易的商品中，也有包含肥前瓷器的可能性。

#### 第四期 1680年代－1700年

1683年鄭氏投降，翌年公佈了展海令，第三年則對外國船舶開放廣東、廈門、舟山、福建等地的外國貿易許可令被發佈。<sup>34</sup> 展海令公佈之後，中國瓷器的對外的輸出正常化，

29 引同上註，頁81。

30 引同上註，頁82、104、105。

31 引同上註，頁85。

32 フォルカー—1979-1984 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1）（47），井垣春雄校閱，前田正明、深川榮訳，《陶說》，第312—370號連載（44），頁56；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p. 212.

33 野上建紀，澳門出土の肥前磁器《金大考古》，No.50，2005，頁7-11。

34 山脇梯次郎，貿易篇—唐蘭船の伊万里焼輸出，頁360。

中國船隻輸出肥前瓷器的數量減少但仍持續，在此之前做為肥前陶瓷重要轉口地的臺灣，在1685年以後由於政治與海上貿易環境改變的狀況下，逐漸喪失了陶瓷貿易轉口港的地位。<sup>35</sup> 到目前為止，就所觀察並無明確的陶瓷貿易資料，也無法確認臺灣海峽周邊屬於本時期的肥前瓷器。另一方面，馬尼拉雖然發現了數件，其或許是經由廣東、福建（廈門）、浙江等港市所運來的。

### 第五期 1700年－1740年代（圖22）

約從1715年開始，各地外國船隻入港碇泊於廣東的黃埔，<sup>36</sup> 英國船隻則是在展海令公佈之後的17世紀末在廈門、寧波、舟山等地交易，但從1716年以後則專門航往廣東。<sup>37</sup> 自此，臺灣海峽的轉口地位相對降低。然而這個時期中國船隻仍然持續輸出肥前瓷器。根據《唐蠻貨物帳》，在1711年唐船從長崎輸出了1339箱與1950件瓷器，其中有1187箱是被運往巴達維亞的。<sup>38</sup> 而從1717年至1723年為止，清朝再度施行了海禁，其間中國船隻每年輸出澳門、廣東大量的肥前瓷器，特別是「帶托盤的茶碗」thee goet，<sup>39</sup> 這種「帶托盤的茶碗」看來所指的應為咖啡杯或茶杯。荷蘭船隻頻繁地從長崎裝貨出航，故而荷蘭阿姆斯特丹出土的數量極多。<sup>40</sup>

另一方面，到目前為止，馬尼拉、澳門尚未發現此一時期的肥前瓷器，但是由於馬尼拉與連結大帆船貿易的美洲大陸墨西哥，發現了這個時期的肥前加彩瓷器（色繪瓷器、染錦），因此今後在馬尼拉發現這類瓷器的可能性很高。如果是這樣話，肥前瓷器流入馬尼拉的貿易路徑，看來應該是經由「長崎 - 廣東 - 澳門 - 馬尼拉」航路，或者是「長崎 - 巴達維亞 - 馬尼拉」航路。

35 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 - 透過陶瓷探索明末清初的臺灣》，頁247-248。

36 山脇倭次郎，《貿易篇—唐 蘭船の伊万里燒輸出》，頁361。

37 引同上註，頁407。

38 引同上註，頁407。

39 引同上註，頁407。

40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古伊万里の道》，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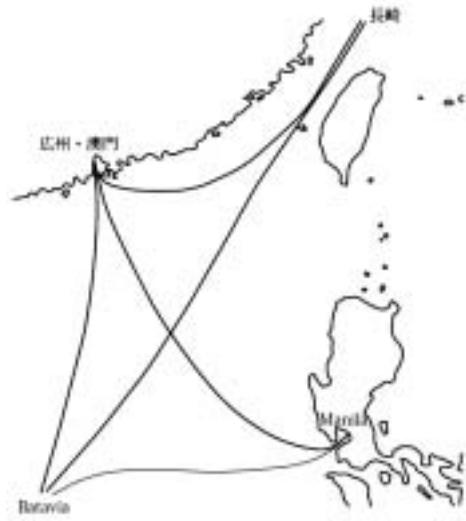


圖22  
肥前瓷器主要交易路線  
(1700—1740年代)  
(作者提供)

## 伍、結語

透過相關歷史文獻紀錄，以及近年各地出土肥前陶瓷的研究，吾人已可較為清晰地理解十七世紀後半鄭成功貿易集團，經營日本肥前陶瓷轉口貿易的實際狀況。而近年在澎湖群島與金門島所發現的肥前瓷器，不僅揭示了更多日本肥前陶瓷貿易網絡的相關訊息，同時也對鄭氏陶瓷轉口貿易發展狀況以及貿易路線，提供了更多可資比較參考的依據。另一方面，與金門僅一水之隔的廈門地區，儘管在史料上可知其為十七世紀後半鄭氏經營肥前陶瓷貿易的重要地點，但相關實物資料始終未能一見，故仍有待日後持續地深入調查與研究。

鄭氏集團在日本肥前陶瓷的海外輸出上，無疑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探明鄭氏集團的貿易活動，不僅可知日本肥前陶瓷狀況，對於理解同時期另一方中國瓷器的流通亦屬重要。分析比較中國瓷器與肥前磁器流通的狀況，使得當時海上交易網絡，更有具體復原的可能。

## 參考文獻

- Chang Hsiu-Jung, Anthony Farrington, Huang Fu-San, Ts'ao Yung-Ho, Wu Mi-Tsa, Cheng His-fu, Ang Ka-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Taiwa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5).
-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Holland: E. J. Brill, 1971).
- 大橋康二, 《「海を渡つた肥前のやきもの」展》(佐賀縣: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 1990)。
- 大橋康二, 東南アジアに輸出された肥前陶磁, 《「海を渡つた肥前のやきもの」展》(佐賀縣: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 1990)。
- 山脇悌次郎, 貿易篇—唐 蘭船の伊万里焼輸出, 《有田町史—商業編1》(佐賀縣: 有田町史編さん室, 1988)。
- 方真真, 明鄭時代台灣與菲律賓的貿易關係—以馬尼拉海關紀錄為中心, 《臺灣文獻》, 第54卷第3期(南投: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03年), 頁59-108。
- 井垣春雄校閱, 前田正明、深川栄訳, フォルカ—1979-1984 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1) (47), 《陶說》, 第312-370號連載(44)(東京: 日本陶磁協會)。
- (清)江日昇, 《臺灣外記》, (臺北: 臺灣大通書局, 1984)。
-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 《古伊万里の道》(佐賀縣: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 2000)。
- 坂井隆, 肥前磁器(伊萬里)の發展と17世紀後半のアジア陶磁貿易出土資料, 《田野考古》, 九卷一、二期(臺北: 田野考古編輯委員會, 2004), 頁1-18。
- 坂井隆, 台灣のイマリ - 十七世紀後半の交易處點, 《陶說》, 第533號(東京: 日本陶磁協會, 1997), 頁24-36。
- 波佐見町教育委員會, 《下稗木場窯跡 三股古窯跡 永尾高麗窯跡》波佐見町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5集(長崎縣: 波佐見町教育委員會, 1994)。
- 林金榮, 《金門地區使用的陶瓷器文化探源》(金門: 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6)。
- (清)夏琳, 《閩海紀要》, (臺北: 臺灣大通書局, 1984)。
- 陳信雄、盧泰康, 《澎湖馬公港出水文物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澎湖: 澎湖縣文化局, 2007)。
- 陳漢光、賴永祥, 《北臺古輿圖集》(臺北: 臺北市文獻會, 1957)。
- 野上建紀, ガレオン貿易と肥前磁器 - マニラ周邊海域に展開した唐船の活動とともに, 《上智アジア學》, 第23號(東京: 上智大學アジア文化研究所, 2005), 頁239-260。

- 野上建紀、李匡悌、盧泰康、洪曉純， 台南出土の肥前磁器 - 17世紀における海上交易に  
關する考察 - ，《金大考古》，No. 48（金澤市：金澤大學考古學研究室，2005），頁  
6-10。
- 野上建紀， 澳門出土の肥前磁器 《金大考古》，No.50（金澤市：金澤大學考古學研究  
室，2005），頁7-11。
- 野上建紀、Eladio Terreros、George Kuwayama、Jose Alvaro Barrera、Alicia Islas  
Dominguez、田中和彥， 太平洋を渡つた陶磁器 - メキシコ發見肥前磁器を中心に ，  
《水中考古學研究》，第2號（福岡縣：アジア水中考古學研究所，2006）頁88-105。
- 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
- 菊池誠一編，《ベトナム日本町ホイアンの考古學調査 - 昭和女子大學國際文化研究紀要》，  
Vol. 4（日本東京：昭和女子大學國際文化研究所，1997）。
- 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 - 透過陶瓷探索明末清初的臺灣》（臺南：國立成功  
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2006）。
- 盧泰康， 澎湖所見的肥前瓷器 ，《金大考古》，No. 61（金澤市：金澤大學考古學研究  
室，2008），頁1-4。
- 櫻庭美咲， オランダ東インド會社日本商館文書における肥前磁器貿易史料—1650 1670年  
代の醫療製品取引に關する史料研究の再考—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研究紀要》，第  
16號（日本：東京大學，2006），頁38-41。